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新绿

■王雁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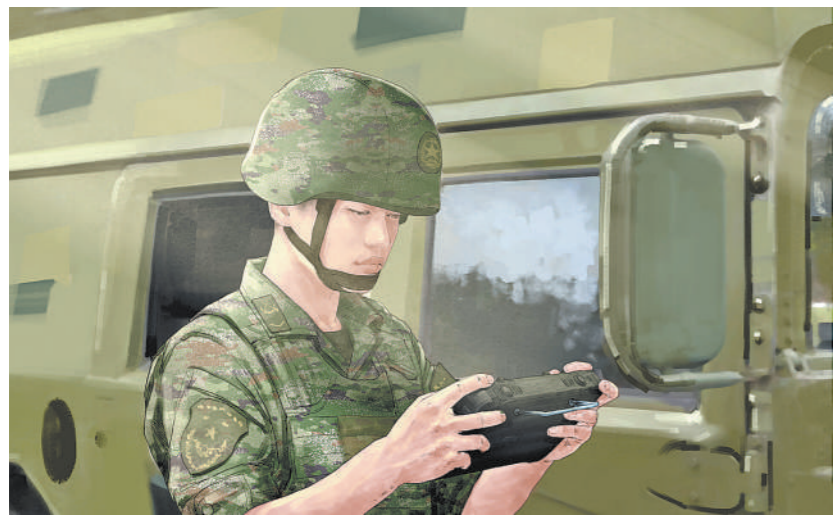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:唐建平

“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自己都没想到。”

陆军某部中士蒋昊霖聊起他去年底荣立二等功的事时，是这样回答的。我们盘腿坐在连队楼下的草地上，初春的阳光温暖、纯净，空气里有草木与泥土的气息，营院里的几棵大树抽出新枝，正在茂盛蓬勃地生长。

二级上士曾锦铭说：“昊霖新兵下连就在我们班，别看他话不多，但善思考、爱琢磨。”

新兵下连第一年，蒋昊霖琢磨某型装备训法创新。曾锦铭惊讶、好奇，也欢喜，觉得有想法好，应该支持他。

两个月后，有了好消息，他优化步骤，实现一键安装，时间与人力比原来节约了30%。

这次旅里组织“勤务精兵”比武，蒋昊霖主动报名，因兵龄与接触专业时间短，大家都觉得他不是最佳参赛人选。

他不吱声，只是埋头琢磨，将装备的所有操作优化成一套新规范，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梳理出清单，一个一个解决。结果连队3次选拔考核，他都获得第一。在全旅比武赛场上，兵龄最短的蒋昊霖用自己的创新训法勇夺第一。

几年前，某新型装备列装，除了一册技术说明书，什么都没有。列兵蒋

昊霖主动请缨，参与新装备操作实训。他不声不响，为新装备操作使用总结出“一表两图三册”。野外实训，他扛起了主操作手重担。

在驻训地，他发现新装备上不少设备与现有装备不兼容。在寂静的荒野、峡谷，他曾一次次向厂家提出问题与需求。烈日般的太阳当头，说出的话也冒着热气。热风把他的焦虑吹远，又吹回来。厂家寄来的东西仍不匹配，难题依旧卡在那里。

犹豫就是等待。蒋昊霖不想等待，也没有时间等待。他默默买来一堆零部件，自己进行加装改装。

“当时，我心里也不敢确定行不行，但任务压在肩上，我心里急啊。反反复复折腾了两个月，问题终于解决了。”蒋昊霖说。

4个月后，车长蒋昊霖带着5名战友，驾驶新装备走上演习场。

这是一场红蓝对抗实战化演训，陌生地域的战场环境复杂多变。蒋昊霖所在战车编在红方。他驾驶着新装备在枪林弹雨里穿梭，一次次躲过炮火袭击，实训期间刚刚探索的4种战法得到了检验，顺利完成了新装备多项“首次”任务。演习场上的不俗表现，让他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

蒋昊霖说：“创新总会伴随失败的风险，可等着厂家的解决方案，谁知道

要等多久？遇到难题不勇敢、大胆地去解决，绕开走，那难题就永远是难题。”

他犀利的话语，让我心里“嗡”的一声。他的拘谨与沉默里，其实奔腾着激流般的锐气与力量。

蒋昊霖拿草茎拨弄着地面。一只黄豆粒大小的黑色小虫，被他的草茎挡住去路。它左冲右突，试图从草茎阻挡的地方过去。草茎头一次次伸到他前面，像一面墙、一座高耸的山。那虫子一次次不知疲惫地改变方向，越过“高山”，冲破阻碍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眼前这个与虫子较劲的战士，创新革新成果还不止这几项，他飞翔的天空远比我想象的辽阔。

我将目光从草丛里移开，抬头看向挺拔的小叶榄仁。岭南草木四季常绿，冬天落叶的乔木很少。树身浑圆挺直，树冠呈伞形，层次分明的小叶榄仁冬季却是落叶的。此刻，它的枝条已生发新绿，整个树冠像一把淡绿色的大伞。

我喜欢小叶榄仁春天的新绿，主干直挺挺往上伸，像脑海里充满活力的思维，发散、延伸，生长出新的枝叶。

蒋昊霖也抬头往高处看，看树或者蓝色的天空。他不知道，我仰望树上蓬勃的新绿，也在心里盼望他长成一棵大树。



王雁翔

记者心语
故事的花朵后边，是辽阔的心灵世界。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岁月苍茫。后来，人们发现，他和他父辈两代人的足迹，是沿着数百年之前一个伟大诗人写下的一首军旅词，一步一步向西部走的。

数百年之前那个伟大诗人，叫陆游。他写下的那首军旅词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《诉衷情·当年万里觅封侯》：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。关河梦断何处？尘暗旧貂裘。胡未灭，鬓先秋，泪空流。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洲。”

“心在天山，身老沧洲”，成为千古名句，源于它道出了诗人的报国志和这种报国志终未实现，在他的心里留下的深深遗憾和隐痛。但我要说的那个人，不仅弥补了陆游的遗憾，还为这位南宋诗人的“心在天山”续写了新的篇章。

我说的是周涛。当然，他也是诗人，一个当代杰出的军旅诗人。

陆游在朝为官时，正值南宋内忧外患之际。他壮怀激烈，志存高远，想做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，为国家建功立业。他晚年退居故乡，依然不忘曾经横戈马上，在硝烟中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。当陆游回到故乡，渐渐老去时，只有借助回忆往昔的诗词来抒发家国情怀。《诉衷情·当年万里觅封侯》就是其中一首。

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”，诗词的开头两句，像嘹亮的号角，石破天惊。那时在战场上，他马踏残虏，只身战群狼，是何等的潇洒，何等的大义凛然。多年后，“关河梦断何处，尘暗旧貂裘”，昔日的关塞河防只能在梦里出现；墙上挂着的貂裘戎装也尘封色暗，渐渐落满了尘埃。这时候放眼西北，残虏未扫，狼烟依旧；关山难越，雄心未灭，心里依然涌动着对山河的眷恋、对战场的向往。

当周涛面向西部远远地走出陆游的视野，走到更远的天山，他没有陆游“身

心在天山

■刘立云

老沧州”的忧愁与遗憾。那座苍凉的终年积雪的天山，是他终生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也是他用诗歌“匹马”守望的地方。

1965年考入新疆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周涛，祖籍山西，1946年出生于山西潞城。当年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就建立在此。周涛的父亲和母亲均为军政大学干部，是战斗在太行山的老八路。1950年，年幼的周涛随父母经河北平山、石家庄和长辛店，到达并定居北京。1955年，他们举家从北京迁居乌鲁木齐。此后，两代人在天山脚下落地生根，成为最早援助新疆的一批支边人。1979年，正以诗歌创作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周涛，被部队特招入伍，在乌鲁木齐担任文学创作员。

在周涛看来，他这个人就是为这个光辉的年代而生，为这支军队而生。他这身军装，是命运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即使他33岁参军，比部队的许多作家诗人晚了十几年，但他在大家面前并不感到资历浅薄。他认为自己本来就应该是一名军人，他特招入伍，正是如愿以偿。一米八几的个子，他白杨般挺拔修长的身板，他30多年在新疆这片浩瀚大地的耳濡目染，他的文学才华，让他成为适合穿这身军装的人。这从周涛那时创作的一系列军旅诗的题目就能看出来，如《我是个武器爱好者》《军人素质》《冬天，我的军大衣》《我用嘶哑的喉咙歌唱》《哦，士兵》等。

翻阅周涛的诗歌创作年编可以看到

到，从1979年参军后，他一次次随迷彩车队走向帕米尔高原，用自己忠诚的目光、深情的脚步，一遍遍阅读过去他站在喀什或者伊犁城里曾经千百次遥望的群山。他在诗里称由冈底斯山、喜马拉雅山、喀喇昆仑山聚集而成的群山，为“角力的群山”。他的思绪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的昆仑山、喀喇昆仑山、兴都库什山和天山，越过古丝绸之路绵延穿越的红其拉甫、葱岭和明铁盖……伸向天际的苍茫——岁月和生命的苍茫。在无尽的远行和跋涉中，他把一片片终年积雪的莽原，一座座在星空下挺立的山的屋脊，反复置于诗歌的手掌中抚摸和揣度。他凛冽、峻峭、剽悍、坚韧，从西部边地一路写来。直到我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任诗歌编辑的1984年，他已经写出一生中最重要的《野马群》《鹰之击》《猛士》和《神山》等篇章。这时，无论作为军旅诗人还是新疆塞诗人，他都走到了自身诗歌创作的巅峰。

从1979年被特招入伍，周涛用了5年时间，以他诗歌的潇洒、坦荡、凝重、旷达，还有军人的峻美和高傲，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带进了一个崭新的高度。他的诗歌《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》，刚刚发表便在部队里流行了起来，在军营的喇叭里经常能听到配乐诗朗诵，“穿过军装的人，就忘不了，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；在记忆里，这段岁月还真实固执，固执而热烈……”

在“胡未灭，鬓先秋，泪空流”的悲鸣中，面对老之将至，陆游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“心在天山，身老沧洲”的悲鸣。当时，他虽然怀念以天山作为象征的西部边关，但已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而心在天山身也在天山的周涛，面对衰老，却从容、昂扬、积极，勇敢迎接一个节日。周涛的诗歌《对衰老的回答》“我想到自己的衰老了，因为年龄的吃水线，已使我战栗、吃惊；甚至在梦中都能感到，生命的船正在下沉……‘但是别怕！’我安慰自己，人生就是攀登。走上去，不过是宁静的雪峰。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，它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……”

77岁那年，周涛在乌鲁木齐离世，最终把自己有如带铜声的一把骨头也埋在了天山。

一隅春意

■徐瑞滢

上，回忆起校园青春的模样。哪怕等初春走到暮春，玉兰逐渐凋零，它还会以最后的芳香，鼓励我们在新的四季里茁壮成长——春天，总要孕育出新的希望。

春雨也是春意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我曾全副武装队在刚落完春雨的青草地上练习战术动作——为了在考核中取得更好的成绩，我把晚间休息时间用来加练。

带教的班长与我年纪相仿，曾在比武考核中摘得桂冠。日复一日的站岗执勤和军事训练让他的目光变得坚毅，面孔晒得黝黑发亮。

讲解示范的时候，他没有带任何护具，穿上全部装具后就卧倒在地。随着计时开始的指令下达，他迅速向前爬去，身下掠过的小土块被他碾碎。快爬到一半时，他开始二度蓄力，脖颈处的青筋暴起，速度不降反增。站在终点处的我，只觉得他裹挟着一股风朝我袭来。月光发出的淡淡光亮照在草地上，草地更翠了。

示范结束，他边卸装具，边对我讲解技巧。递枪给我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手腕处正在渗血。

“班长，你手腕破了。”我对他说。他抬起手腕看了看，又用另一只手的手背轻轻蹭了蹭伤口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关系的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”

等我穿好装具，他笑着鼓励我：“别怕受伤，拼命往前爬就行，一定能过。”我再次做好卧倒的准备姿势，等待班长一声令下。雨后泥土的冰凉感隔着衣服袖子钻入我的皮肤，青草香涌入我的鼻腔。

终于，“开始”的口令再一次下达。我脚足了劲儿向正前方爬去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我感觉到被护肘包裹的地方又开始作痛，膝盖被土块磨得生疼。

“加油加油，快快快，坚持住就能优秀！”旁边掐着秒表计时的班长和我一样着急。我咬紧牙关努力不掉速度，拼尽全力爬过最后一个铁丝网，随后一个大步朝前蹬，再度起身朝终点处奔去，卧倒，出枪。我趴在地上保持着握枪瞄准的姿势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细密的汗珠顺着钢盔流到下巴，身上如同散架了一般。

“这次还不错，到优秀线啦！”班长乐呵呵地对我说，“今天不用练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”

心香一瓣

用心记录多彩时光

或许是在学校生活的时间久了，我对于温差与季节更替的感知变得不那么敏感。记不得覆盖在草垛上的那层薄雪，究竟是何时融化的，也记不得从南方归来的大雁何时掠过头顶，更记不得沉寂了一冬的枝丫，究竟何时抽出了新绿。但我知道，当春风听到躲在树梢间的群鸟唱响新一年四季轮回的歌，便会立即拂动衣袖，替万物脱去包裹着的冬日外壳。

于是，我总觉得，春天是被群鸟的叽喳声猛然唤醒的。

当校门旁的杨树舒展着身体，掉落满地的“毛毛虫”，散播一团团飘浮的“雪絮”时，它脚下的那一株株小草，只是在阳光洒下或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从土里悄悄探出小脑袋，再扑落身上的白衫，换上青嫩的新衣。

花园里，寂静一冬的池水开始活络。从石岩上不断跳落的水珠，砸进小池塘那汪新蓄的水里，迸溅出一个接着一个小水花。春风吹皱了涟漪，也替那座小桥拂去尘埃。几只喜鹊从花园的这头飞到那头，叽叽喳喳地嬉闹着。

我更喜欢的院子里的那几棵玉兰。玉兰不像桃花般争艳，亦不像梨花般唯美，它大方却安静，像个不多言语的老友，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栋栋教学楼的小路旁，陪着一代代学子成长。

每天清晨一睁眼，最先见到的是公寓楼旁的那棵玉兰。它总是在晨曦微露时，看着我们从公寓楼鱼贯而出，在楼前排队列整齐后，又喊着口号跑向训练场。

等到上课时间到来，教学楼前的玉兰也挺拔了身姿，听着往来队伍唱响军歌。即便其他树木都在发出“唰唰”的声响作为伴奏合鸣，玉兰也只是微笑着朝着队伍点头致意。它总是用那双好奇的眼睛观望着我们，比如在某个阳光极好的晌午，它会透过教学楼的红砖墙和一扇扇干净的玻璃窗，打量着正在学习的年轻脸庞，却从不落下一片花瓣打扰。

人常说，玉兰花的语是友谊长存，于是校园里常见。如今细想，的确如此，校园里的玉兰陪伴着一届又一届学生长大，每个人都能从玉兰花的身



望月(中国画)

高维洲作

北英雄气 砺强军志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雪落贺兰

■贾常文

雪落塞上江南
雪落巍峨贺兰
梨花纷飞，一片片
搅动了青春和热血

年轻的，歌声吼声喊杀声
在贺兰山狂风劲吹中
回响着豪情

年轻的面孔
眼神警惕
意志坚定
脉管奔涌着血性
并肩为国戍边，精神剑刺苍穹

雪花染白了青丝
寒风吹皱了容颜
贺兰山麓
不仅有钻出地面的倔强小草
更有忠诚的坚守

此刻，那场瑞雪
携着忠贞勇敢献身的基因
落满人间，沁入战士的心中

八千里路走过
踩热了冻土
踏碎了岩石
贺兰山麓
豪情仍在
热血依旧

此后，每一场雪
卷扬起的红旗
铺展开赤诚底色

